

都市幽灵

○ 耿天丽 著

远方出版社



44.572

GTL01

44.572

都市幽灵

耿天丽 著

E 号
3448



C0338189

都市幽灵

耿天丽 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引子：女人的太极·····	(1)
1：小红楼鬼影·····	(4)
2：气功大师的招数·····	(16)
3：鬼节夜半哭声·····	(31)
4：黄菁菁走马上任·····	(41)
5：高学深鬼节撞邪·····	(50)
6：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聚·····	(67)
7：金必得是何许人也·····	(88)
8：沈美云被抓赌之后·····	(108)
9：高君英和她的情人·····	(124)
10：神秘的妙君老人·····	(141)
11：道是无情又有情·····	(159)
12：此恨绵绵无绝期·····	(174)
13：强者的魅力·····	(194)
14：刘道长的驱妖术·····	(212)
15：追悼会的追悼悼悼·····	(222)
16：非常时代的非常爱情·····	(242)
17：金色的恶魔·····	(258)
18：玄奥的大法·····	(269)
19：借阳寿的故事·····	(286)
20：李密庵的《半半歌》·····	(301)
21：美乐别墅的较量·····	(313)
22：母亲和她的情人·····	(322)
23：广告费被劫的风险·····	(330)

24 : 观音庙奇遇大法师.....	(343)
25 : 大亨酒店的新闻.....	(355)
26 : 树欲静而风不止.....	(367)
27 : 秋菊变成了“疯狗”.....	(380)
28 : 太清宫小侏儒指点迷津.....	(395)
29 : 超凡法师传奇.....	(412)
30 : 乾坤饭店的桃色风波.....	(429)
31 : 一场笔墨官司.....	(442)
32 : 母子团圆之后.....	(455)
33 : 苏翠失踪之谜.....	(467)
34 : 女人的魅力.....	(489)
35 : 鬼魂附体的悲喜剧.....	(506)
36 : 红楼春秋一梦醒.....	(520)
尾声.....	(530)

引子：女人的太极

浑沌天地，有太极才有万物。那万物生自天地，纵然气象万千却始终不脱父母之秉性而各怀一太极。太极是圆，是无维的空间，是一颗鲜活而湛然常寂的心。移形换步，换步移形，于是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四象，一路生生不已，便有了万物，有了吉凶。有吉凶才有人类之大业。

（ 旋转的太极图游动着两条契合无瑕的阴阳鱼。女人是黑鱼，男人是白鱼，黑为水，为柔，为深沉，为滞重。它是土地，孕育着世代的人类。那一只晶白的阴鱼眼是柔中之刚，阴中之阳。有此阴鱼才有生命，万物才不至沉入万劫不复的宇宙。而那圆融优美的S形曲线，正是这条黑鱼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阵痛线。曲线的一波三折中有少女的甜纯，有姑娘的欢笑，有少妇的欢悦，有老妪的慰藉。当那条莽撞的白鱼冲动地将爱情倾压到黑鱼柔软的躯体上时，黑鱼便迷惘地失去了自己。它消溶着，奉献着，忘我无我，在无极中裂变出新的太极。而这些崭新的生命又使它重新寻找到自我，于是它不再沉溺在那条具有创造性、毁灭性的阳鱼身上，却一无反顾地将白鱼赋予它的精华化作炽厚的情爱，喷礴而出，与阳性世界抗争、抗礼，迸发出自身阴柔世界的力量。这就是女人的太极。天地玄黄，并没有男尊女卑。一阴一阳是为道，纯阴不生，纯阳不长，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是宇宙太极的法则，违者必遭天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天地宇宙人类社会，东西南北中，有部落、有村社、有城镇，聚居而生是人类的本能。因为人人都有一个太极，人人又希望同他人形成一个大大太极，彼此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形成无数个阴阳平衡的无极球。如此才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其实世界就是由无数的太极球组成的大球，无论以国家为轴心还

是以地域、以部落、以家庭、以个人为轴心，这些大大小小的球都有一条优美的S形曲线，都有两条相缠相吻的阴阳鱼。地法天，天法地；家法国，国法家，人法天地，由此想来，这人世间的纷纷争争、吉凶凶竟都是寻求太极完美境界的必然动静。纵欲的世界，你争我夺，盛阴衰。阳之过盛，社会颠覆，于是宗教复活，气功诞临，这些代表阴性的事物便来平衡、柔化激烈竞争造成的狂谬，以求太极世道的公平、恒定、安常。人类可以破除迷信，但却无法左右太极，无论你多么伟大、强悍。太极就是道，天道、地道、人道。道可道，非常道，是人类最原始的哲学。

女人没有上帝。男人只是女人心造的上帝。因为男人给予她们食物和居所，给予她们金钱与享受，男人曾是她们生命的依赖和保障。是女人喜欢恒常不变，渴盼世界存在永恒的爱情；梦想有一个永恒的家，永恒的丈夫。为攫牢这一脆弱的永恒，女人又把希望寄托在永恒的青春和美丽之上，并为之呕心沥血、赴汤蹈火。女人在漫长无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被歪曲的社会文化压榨着、变形着，丧失了自然女人在浩瀚太极中的正当位置。于是纯阴难生，女人便只好匍伏在男人足下，沦为男性的附属物和战利品。阴阳无衡，太极必损，损则生乱，乱则酿灾。这一自然法则又怎能将战争、灾祸同女性人权的衰竭分开呢？太极必反，盛极必衰，太极就是这样无情与严酷。

只有当女人不再仅从“上帝”那里获取生存之本的时候，女人才会从这种形而上的《圣经》中脱胎换骨，脱颖而出。届时女人才会认知太极创造的男人和女人同居一个星球，共享一块天地。女人是人类的一半，世界没有这一半将会毁灭，就象太极球失去那条黑鱼将会不存在一样。女人支撑着男人，男人也支撑着女人，男女平等并非人类文化的新发明，而是人类宇宙意识、自然意识的新觉醒。由此女人不再幻想永恒。太阳、月亮、星星、山川、湖海、圣人都在变。太极就是一个变动的球，顺其自然就是随着变化走。没有不变的生命，没有不变的爱情。当男人和女人在同一个地平线上诞生之后，男人在变，女人也在变，男女是在变化中生合。变化才是永恒。永恒的生命就在于变化。

置身于那千变万化的太极球中的黑鱼和白鱼经受着进进退退、涨

涨落落、起起伏伏、抑抑扬扬、悲悲喜喜的折磨与考验，于是人世间便有了“得失”与“吉凶”的烦恼。陷入误区的人类过分珍爱“获得”而害怕“失去”，过分追求“吉祥”而害怕“凶吝”，过分渴望“成功”而害怕“失败”，于是便创造出许多顺达与坎坷的喜剧和悲剧。殊不知，没有低谷便不会有崇山，没有黑夜便不会有白天，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变化中的现象，是一个生命瞬息的过程，是恍如白驹的幻象，人类毋需为此而动心。太极无是无非，无好无坏，无吉无凶，无成无败，无进无退……它总是依着物极必反的法则，亘常有序地凝聚着它的球，按照生命的法则，严酷地控制着它的阴阳鱼的生生灭灭、长长消消、强强弱弱，除非宇宙灰飞烟灭。

沧海桑田，时移俗易，桔化为枳，转凡为圣。在这时代的动荡中，受冲击的首先是女人。代表乾象的白鱼在变迁的年代总是拼力发掘自身的阳刚锐气，以求支撑和扛扶它的阳性世界；而代表坤象的黑鱼若不相呼相应地去拼力发掘自身的阴柔本气，以求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就会被白鱼排挤、压迫，失去自我，沦为阳性世界的鱼肉。如此世风便会日下，社会便会颓落，人类便会遭殃。女人的太极就是自强、自立、自助，这是孕育新世纪的健硕的子宫。

天、地、人是谓三极，把握三极者是谓圣人。所谓圣人即是在动乱的时代万变而不离其宗的智者。那个“宗”便是“道”，这个“道”便是太极。女人的太极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以人生为目的，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阴性天地的化育不足，去感应阳性世界的相搏与相荡，在不断健全健美自身的同时，与男人的太极若合符节、浑然一体、珠联璧合，在浑沌世界中相依相存、相撑相扶、相辅相助，使我们的生命更强壮、更完美、更辉煌，使我们的人生更通达、更美好、更灿烂。

一 小红楼鬼影

小红楼闹鬼是昨夜的事。

李娜、尤琴、苏翠、叶明，四位小姐异口同声地对南圣华说道：“这真的不是我们疑神疑鬼！”

“呼呼”地敲窗，满楼的玻璃似乎都要碎裂，一股股冷风挟着秋雨“呼呼”地往小姐们居住的寓室里灌，恨不能将窗帘撕破，直刺那四位哆哆嗦嗦、蜷成一团、束手待毙的娇嫩的胴体。

“幸亏是个女鬼——”苏翠有点后怕地小声说道。

“男鬼怎样？总比闯进个强奸犯安全多了吧？”心直口快的叶明顶撞道，她不太相信世上真有什么鬼怪。

“我听人讲，冤魂才会在阴阳界游荡，这女鬼如此拼命地搅扰咱们，恐怕是想让咱们替她申冤报仇吧？”李娜眨着涂过油膏的眼睫毛，声音颤畏地道。她想起姥姥讲过的鬼的故事。

“又在编小说，我真佩服你的想象力。”尤琴微微仰着头笑道。她压根儿就不相信这类无稽之谈，她觉得苏翠和李娜有点神经过敏，但她没有说出来。

“我是个无神论者。”南圣华听完她们的议论后，脸上闪过一丝疑信参半的微笑：“这样吧，今晚我陪你们住一宿，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呜呜咽咽，如泣如诉，那声音似在天边，又似在耳畔，飘忽而真切，电钻也似地直往人心里钻。救救我——救救我——一声声尖厉的呼叫宛如一根根锐利的钢针，刺破了凄冷的雨夜，竟使狂风变奏，树叶默哀，脆弱的生命在默默地颤栗、逃遁，奄奄一息着弱者的无奈与同情。

真有灵魂吗？南圣华回想着小姐们的描述，她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小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遣送农场强制劳改的第二年春天，母

亲突然对小弟和她说：“你们的爸爸死了。”姐弟俩懵头懵脑，在那种毫无悲痛、恨意切切的氛围中只是惊愕地互望了一眼，便默默地接受了母亲用手缝制的黑纱。莫非因为那时他们谁都没为爸爸掉过一滴眼泪的缘故？爸爸的在天之灵至今都未曾托梦给她。文革期间，母亲被红卫兵打成反革命，遣返老家改造病故之后，她也未给圣华、圣然姐弟俩托过梦。倒是抚养和照料他们的姨妈，每逢清明或七月十五前夕，总要讲述她妹妹在梦中与她相见的情境。记得姨妈曾说过，母亲含泪送给她两枚金戒指，嘱她定要将圣家姐弟培养成人。莫非是因为她和小弟从未象姨妈那样偷偷给母亲化纸钱、送寒衣的缘故？一想起这些，南圣华便觉得对不起父母。1980年，她曾去过父亲劳改的那个农场。农场主任把她带到一片蒿草丛生的乱坟岗，四顾茫然地指着那一座座快成平地的土堆说：“喏，大概就埋在这儿了吧！”面对着七、八座孤坟，他也说不清究竟哪一座埋着她父亲的尸骨。圣华挨次给每座坟头都添了一把土，便失望地返回来了。她又去老家寻找母亲的归宿地，那些沾亲带故的农民也是这样带她到乱坟岗里转，捉迷藏似地猜测着母亲的坟墓，最终也确定不下来。两条生命不但死因不明，而且葬地不清，世上若真有灵魂，不也该在子夜时分，飘入儿女的梦乡，潜入亲人的夜宅，向他们诉苦申冤么？人死如灯灭，南圣华只信这个理儿。

高君英的电话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提醒南圣华一定设法弄到市委书记、市长和三位副市长的亲笔贺辞，省级领导那边她去想办法。

“这关乎着提高我们《妇女周报》的地位和档次问题。办好一张报纸，一靠领导的支持，二靠读者的拥戴。创刊号就是搭戏台，各级领导为我们唱戏，还怕没有人来看？”高君英拉着社长的腔调，讲出一番大道理。

南圣华不加可否地耐心聆听。当初她拿着这个即将作废的报刊号去找高君英协商时，就已考虑过她俩合作的方式。自小当官的高君英养成了极强的自尊心，她会组织，懂管理，擅长指挥人、控制人、摆弄人和利用人。南圣华却是个书卷气十足的笔杆子，她只会写文章、编稿件，指挥和控制那支不甚昂贵的秃笔和那叠厚厚的稿纸。她不善于交际，惯于周旋，作不来表面文章，更要不了花样蜡枪头。她只会苦苦地爬格子，累累地审稿子，一字一词一标点地去推敲，去修正，四

十岁才出头便已两眼昏花，25瓦的电灯泡换到60瓦才加得了夜班。象她这样的性格与为人同谁合不来呢？只是她作惯了主编，版面上的事体不喜欢上级插手、干预。她有她的风格和原则，就象她的衣着打扮，永远保持着矜持与素雅的本色一样，这是任何人的行政命令都无法改变的。自幼与她同窗的高君英，对她的为人了如指掌，她应该尊重她的个性。

“要登题辞，还不如登那些企业家和大款儿的实用，不用付稿费，还能收到一笔广告费，一举两得，你说呢？”广告业务员叶明直夸夸建议道。她从自己的业务出发，很讲实惠。

“没有名气，谁肯为咱们题辞呢？”苏翠轻声地抱怨道。作为广告业务员，她显露出为难的神情。

“咱们可以这样搞嘛，创刊号全上领导的，第二期全上大款儿的，权钱两得，这不更好？”李娜建议道，自作聪明地瞥一眼点头赞同的尤琴。

南圣华没有马上表态。她晓得任何一个企业家和大款都不会轻易去为谁掏钱的，尽管有人肯出一千块钱为某个小姐点歌，正经事他们却要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现在，这份报纸还谈不上发行量，创刊号只打算印五千份，八开四版，每份一角八分，光成本就需900元。市妇联每年只能拨款两万元，连房租水电一年至少6万元，还不算报社人员的工资。将来若扩成八开八版，经费还要翻一倍，没有15万元是难以正常运行的。南圣华曾向高君英透露过她的顾虑，高君英满不在乎地笑道：“一年拉13万元的广告还成问题吗？你算算，每期一万元广告，占一版，每版占四分之一，收2500块，那不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吗？现在的企业家都有广告意识，他们给谁不是给呢？这些年我高君英还白在市委混了呐，别看我这个妇联主任不起眼儿！”

话是这么说，具体运作还得南圣华去操纵。同学六、七年，她太晓得高君英的为人了。只会鼓动、号召，就象那节日的焰火，只在夜空绚丽夺目，出出风头，待到脚踏实地后，便销声匿迹了。中学六年，南圣华一直是学习委员，高君英当班长，后来又任团支部书记。每次开会，她发言最踊跃，最有鼓动性。初三那年春天刚开学，她提出要搞赶前帮后活动，保证全班每个同学都能考上高中。班主任采纳了她

的倡议，要南圣华组织班内的好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每人带五个中差等生编成学习小组，互帮互促。南圣华当时就有顾虑：面临初中毕业考高中的关键学期，哪个好学生愿意被他人占用时间、干扰拖累呢？高君英却说她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背地里向同学散布她太自私。结果怎样？学习小组闹闹哄哄了一阵子便不欢而散，那些差等生的成绩非但没有提高，反而连作业都要抄袭别人的了。那年评“三好”学生，高君英大得人心，几乎满票，被保送升高中，而班里的一多半同学却去了兵团。笼络人心，抬高自己，高君英已经习惯成自然。

“李娜、尤琴，你俩设法同市领导联系一下，约他们为咱报题几条贺词。”南圣华转脸吩咐叶明、苏翠道：“能拉广告尽量去拉，他们侃价就让步，三五百元都可以，别太斤斤计较了。”

快下班了，高君英又打来电话说：“圣华，我给你物色了两个能人，一个给你当帮手，一个负责广告部，这回咱的人马就全齐啦！”

“君英，咱们统共八个指标，现在已经六个人了，还缺一个会计和出纳，另外，还应该有个发行员，光靠邮局恐怕……”

“编制问题你甭管，有我哪。黄菁菁你得要吧？这可是大腕儿人物，我安排她任副主编。成荫老同学，你俩办过《红卫兵报》，老战友，她们厂发不出工资，她已办了预退，这人你知道，伶牙俐齿很会来事儿，拉广告没问题。至于发行员嘛，可以聘临时的，咱的队伍既要精干，又要庞大，有那么几个扛大梁的硬手儿，再聘几个特邀记者什么的，扩大稿源，扩大交际面，增强知名度，这才能立足报界嘛！好啦，明天我就通知她俩去你那儿报到，人事手续什么的，我来办。”

“好吧，再见。”南圣华摁下听筒，愣了愣神。

回到家中，姨妈已将饭菜做好，正在调麻酱打算拌粉皮，虽是两个人的饭，老太太仍然做得精细而讲究。

“圣华，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姨妈将饭菜从厨房里端出来，望着外甥女阴沉的脸，探询地问道。

“没什么。”圣华赶紧挟了一筷子炒猪肝送入嘴里，“挺香的——”她心不在焉地佯装品味道。顿了顿，撂下碗，忽然问道：“姨妈，您信鬼吗？”

“噢？你是说快到七月十五了吧？”老太太端着碗，会心地笑着，戴上老花镜，伸脖看挂历：“可不是嘛，今天就是七月十五！”她严肃地叮嘱道：“前三后四，七日内晚上一过11点你就别再出去，上邪就麻烦了。去年有个男人就是鬼节夜里开车出去，撞邪死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也听说了，那人平时身体就弱，说不准疑神疑鬼，被自己吓死了呐。”圣华不以为然地笑道。她记起鲁迅先生不怕鬼的故事，生暗鬼，她认为那些人都是神经出了毛病。

“那可不是。自古神鬼怕恶人，那恶人都命硬，鬼一碰就化；可体弱多病的人就不中，本来自己阴气就重，再遇鬼，还不是咸盐遇大雨，一命呜呼了吗？”

“那鬼也太不公平了，不去治恶人，反倒治好人！”

“其实这‘恶人’应该改作‘强人’，古今中外那些英雄豪大器者也都命硬，这个‘恶’恐怕指的就是这个人胆量大、气度格刚强果敢，天不怕地不怕。”姨妈用竹筷点着碗又道：“庙里神，叫韦驮，他怒目圆睁、凶神恶煞，却是专治妖怪的；咱们有护法神，军队、警察不就是吗？再说哩，老天爷还有个因果报应，前世、今世、来世三世轮回，前世不报报今世，今世不报报来世，本人报儿孙，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姨妈神神道道却讲得煞有介事。圣华不晓得她从哪里学来这理，她若不制止，老太太会喋喋不休讲出一大串儿“因果报应”的民间故事的。

她起身去厨房泡汤。中年以后，她习惯每顿饭后都要喝一碗汤，才觉胃里舒服。回来后她又问姨妈：“是不是屈死的人都会化鬼来阳间申冤、讨债呢？”

姨妈抬眼疑惑地审视着圣华，指着她的空碗笑道：“今天怎么吃那么一口饭？平时老说不信神不信鬼的，今儿个却问个没完。我不是阴曹地府的判官，讲得出那么多的鬼名堂来？”

南圣华一时无语，无意间瞥见字台上撂着一叠黄烧纸和两把庙香，知道是姨妈为七月十五准备的，拿过来翻了翻，那整张的烧纸上挨印着万元大钞，所谓“冥币”。数了数，每张都是49万元，便笑道

都是文化人，送这些钱给他们，只恐伤了那身清气呐。”

边拾缀餐桌边说道：“什么清不清浊不浊的？到啥山唱啥歌。

都兴知识分子下海吗？阴间贷不出款来，还不许阳间帮帮忙？

咱咱供你妈念书，想的就是让她到城里享清福。哪曾想，进了

没落好，戴了顶臭老九的帽子，到了儿死在老家，又是那样惨

“我妈到底是咋死的呢？”圣华穷追问道，这个谜已埋藏在她心二十年了。

“唉唉，上辈子没享过福，也该翻翻身啦……”姨妈答非所问。她

仿佛没听见外甥女的问话，避开她的目光，唏嘘着鼻子自言自语地

了。

母亲究竟是怎样死的呢？姨妈从未提起过。1978年，“文革”中受害者的亲属都忙着为亲人平反昭雪，南圣华也曾去过“落实政策办公室”。外贸局政工科只给提供了一份母亲被诬为“反革命”的详细材料，是关于母亲的死，他们竟一无所知。

南圣华常常翻看相簿里珍藏着的母亲的几幅照片。学生时代自不，四十出头，母亲仍然风韵依依，不亚于当年圣华从小摊上买来那些电影明星肖像。象王晓棠？秦怡？谢芳？都有点儿象又都不象。

其在那张集体合影中，母亲秀出班行，婷婷玉立，秀丽得令人过目不忘。红颜薄命，母亲的经历一定非常坎坷，尤其在她三十多岁父亲过世之后。在那个视美为妖的时代，圣华清楚地记得她中学的一位苏州籍女教师就是因为艳若桃李而被批斗。她还记得大街上那些被游斗的女人，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被人用石子、烂柿子、臭鸡蛋往脸上抛打的情景。她们仅仅因为天生丽质，魅力怡人便遭此厄际。那时她真想不通，莫非“美”是一种罪过么？少女纯净的心灵还未窥觉到那一双双攫掠美丽与青春的虎视眈眈的狼眼，也未品尝过芸芸众生的妒火炼舌的淫威，她只是下意识地对美生出一种恐惧症，仿佛美就是女人的灾难。为追求丑，她拼命晒太阳，两只手皴裂成树皮也不肯抹油，终日专拣母亲留下的旧衣服穿，将雪白的脖颈裹在粗硬的衣领中。母亲有件法兰绒外套，胸部绣着一朵玫瑰，她用针挑，挑不净便用火烧，将好端端一件衣服烧了个大窟窿，只好用块布补上。可是，因为衣

服的式样很别致，还是被老师唤去，说她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爱美。在抬头……直到今天，圣华仍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美，从不穿紧身衣裳，也不去染发，十几年如一日留直发，化妆品更是从不问津。

“落实办”为母亲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补发了两年的工资，共计1,360元，母亲这个美丽的生命便从此安息在她心里。但不知为什么，每每再见母亲的遗像，那恍若隔世的美丽，总会勾起她要揭开母亲死因这个谜的欲望。美丽的女人总有许多故事。

“姨妈——”圣华走进阳台喊道。

老太太正在太阳地下晾豆角，灰白的头发染着一层金光，仿佛半透明的尼龙丝。姨妈动作很麻利，一根根长豆角被她用剪子铰成细条条，摊在篾帘上。她干这些事既细心又有耐心，圣华对家务却总不感兴趣。

圣华打量着姨妈的轮廓，心里想，姨妈年轻时也很“靓”，她用了个现代形容词。可姨妈却一生无虞，是因为她未婚？未念书？未工作？平平淡淡未在大千世界里经风雨？天生丽质能自弃，这或许就是姨妈趋吉避凶的精明处？两个美丽长辈的不同命运使她突然悟到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的更深层的含意。得与失，这是人生常戚戚的根源，然而若是明白了“得之”与“失之”并非绝对对立的辩证关系，又何必去斤斤计较、随遇喜怒呢？

圣华倦倦地从筐箩里抓起一把豆角，对姨妈说：“冬天有的是新鲜菜卖，谁还吃干菜啊？”

“换换口味呗。这人哪，自小吃惯了什么，到老也改不了，没听说溥仪皇帝进了宫还要吃炸酱面哩？”

“要不中国老百姓这么保守呐。”圣华用刀片切了几根嫩豆角：“咖啡可乐热了那么一阵儿，人们又开始饮茶了。”

“不保守中国人不就都变成了洋鬼子？旧社会就让人们吃面包、喝牛奶，洋化了几十年，变来变去，咱吃饭还离不开馒头、烙饼、饺子、面条儿，那面包、通心面哪家当饭吃啊？这人哪，就是怪，世代代总有那变不了的习气，常言道：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圣华喜欢姨妈讲话有个性。这老太太别看没文化，谈古论今却颇有见识，兴许是受姥爷的熏陶？听说姥爷清朝末年中过举人，后来在

乡里当郎中，号称“韦杏堂”，把脉、开方、针灸、推拿样样精通，还会占卜、相面、看风水。待字闺中的姨妈守着这样一位老学究父亲，念了十几年无字书。圣华常想，这人海茫茫，不知埋没了多少象姨妈这样的才女，人一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才能，真不是心想事成啊，她感到自己很幸运。

“听我爹说，干菜也能入药呐。”姨妈见圣华也上手帮忙，便来了话兴：“这水菜吸足了阳气，养分就变了，黄花菜治感冒，干辣椒治胃寒，干茄子降心火，干豆角润大肠。立冬以后昼短夜长阴气重，每天吃几口干菜壮阳气，身子骨又暖和又结实，摔倒了也能爬起来。”老太太的声音唱歌似地拉长调，圣华不由地笑起来。

“姨妈——”她打断她的话道：“今晚那纸我去烧吧，您说说都有些什么讲究？”

“噢，这就对啦——”姨妈扑噜扑噜大襟上的豆角渣子，边往屋里边走边说：“这么多年来你妈就没花过你一个子儿，就说不迷信吧，清明、鬼节也该烧烧纸尽点儿孝心吧。这几年，尔清跑到海口，宇翔也跟了去，那父女俩撇下你远走高飞，你不又孤衾独守步了你妈的后尘？我常想，这命也遗传么？可你妈也是你这个年纪回乡下的呀，孤苦伶仃，我想回去陪伴她吧，这儿又有你姐弟俩牵扯着，我这心哪，都快碎啦……”老太太停在客厅的字台前，定定地望着圣华父母的合影，叹口气。

南圣华记住了姨妈那一番烧纸的规矩，告诉姨妈今晚她不回来了。老太太敏感地觑她一眼，旁敲侧击地嘟囔了一句：“当初你就该跟尔清去，这大南大北的几千里，比牛郎织女都隔得远，哼哼。”

圣华望望年近八旬的姨妈，欲言又止。毋须解释，老人家的多虑是有缘由的。这些时日外交活动实在太多。创办这么一张报纸，各方面的关系都需要沟通。这当然都是高君英的策划，她还硬拽南圣华陪几位大公司经理们搓麻将。南圣华哪会玩？只在一旁递烟斟水看热闹，一玩就是八圈儿，玩的人情绪高涨，陪的人却心急火燎。南圣华不擅交际，她一直认为玩麻将慢性自杀，不是拿金钱作赌注，而是拿生命。时间就是生命。她搞不懂那些人为什么守着那堆无情无义的塑料方块如醉如痴，甚至连命都不顾呢？至于赌博，只能培养人的某种不

劳而获的投机心理。

那些时日，她常常子夜才回家，姨妈一直亮着灯在屋里打坐等她。从前外甥女没有这样“野”过，就是为评职称补习外语期间，最晚也不超过十点钟就回来。高君英晓得南圣华有个古板、脾气倔的姨妈，所以每次回来都要亲自送她进门。圣华陪人吃饭回来，每回都要钻进卫生间大呕大吐。她讨厌那些酒精在胃里燃烧作祟，也讨厌那些为下酒而装进胃里的大鱼大肉。“造孽呀造孽呀——”姨妈见她吐出那些红红绿绿、酒气熏天的东西，边递过温白水边抱怨：“人家男人不在家，也不顾忌顾忌影响。”她还要旁敲侧击。姨妈讨厌高君英的作派：“一个女人家，不好好照料家务，伺候丈夫，一心想着当官往上爬，还美滋滋的哪——”每逢她这样说，圣华心里就不舒服。虽然她不走仕途，可也是一心一意地干工作，姨妈如此重男轻女，大概也是在安慰自己。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吃斋念佛、修心养性，不也是因为心里不平衡么？圣华总觉得姨妈人老心未老，她想的并非都是眼前的家事。小时候姨妈管高君英叫“人尖子”，老说她“有其母必有其女”，圣华不太明白她的意思。高君英的母亲是位局级干部，很早参加革命，心强气盛、老有余威，老太太对这种女人总是贬多于褒，她还是认为女人应该依附于男人，不该独立自强。

有其母必有其女？南圣华对这句话很敏感。在她开始怀疑母亲的人格之后，便不再主动同那些官场人物周旋，也不再逞强豪饮。后来她发现高君英饮酒时作假，便恍然明白了她那号称“海量”的实质内容，干脆也不再替她喝。

但她从来未在外面留过宿。记得文革刚开始她上初二时，班里举办新年晚会，大家在教室里打算欢度通宵，谁也不愿回家。南圣华当时就有顾虑，可时间太晚了，又是隆冬季节，她一人不敢回家，而且自己身为学习委员，中途抽身走掉，人家会说她自私自利、不热爱集体、没有阶级感情。果如她所料，50多岁的姨妈半夜三更顶着寒风蹒跚蹒跚摸到学校里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责她说：“一个国女家夜里不回家，象话吗？只要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在外瞎疯！”

那天夜里，在跟姨妈回家的路上，吞咽着刺骨的冷风，姨妈一字一泪地对她说：“女大不离娘，你虽不是我生的，却是姨妈的肉，眼下